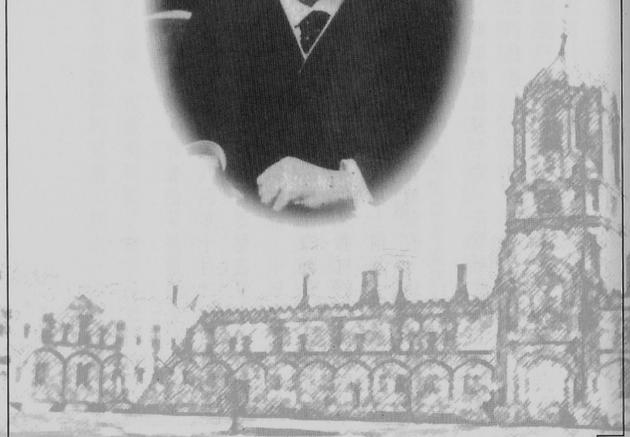


威爾奇

Paget Wilkes

(1871-1935)

「日本需要被聖靈充滿、熱心傳福音的工人。
最大的需要是日本的衛斯理，日本的慕迪，日本的叨雷。」



母親早喪

發奮好學成才

在每一個小孩子長成的過程中，母愛是多麼重要，好像幼芽需要陽光和水分一樣。威爾奇十三歲那年就不幸失去了母親的愛。那是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四日，威爾奇的母親因心臟病去世，留下丈夫和四個兒女。威爾奇和哥哥留在家中，兩個妹妹要託親戚暫時扶養。威爾奇的父親是英國一個小村莊的窮牧師，中年喪偶，不單對他本人刺激極大，對四個兒女及整個喜樂的家庭也帶來拔根性的影響。威爾奇的母親是個有學識的賢妻良母，有藝術天分，又愛好音樂，多年來鄉村的生活如同人間天堂。威爾奇從父親牧會生活上學習

聖潔和忠誠，從母親身上則承受了藝術、音樂、敏捷和善良的美德。從母親的去世，整個世界好像要毀滅似的，幼小心靈的創傷，是難以用筆墨去形容的。

威爾奇的父親調到另一個村莊小教會，兩年的孤苦生活，在事奉的日子裡加增了不少重擔，他還是忠心地為了村民的靈命和長進，一周復一周地支持下去，心中亦默默禱告，求神賜下一個同伴，好叫四個孩子有好母親。兩年之後，神聽到了這個小家庭五個人的呼求，威爾奇的父親續弦了。孩子都因為新母親的鼓勵和愛護，慢慢又回復到喜樂的家庭生活中。四年很快過去了，小農村牧會的生活好像要告一個段落。兩個大兒子亦已漸長，需要更好的學校，威爾奇的父親毅然辭去鄉村牧師的工作，帶著全家搬去和妹妹一起生活，孩子也多一個人照顧。此後，威爾奇的父親巡迴佈道，也經常向附近的漁夫傳福音，在家的時候，每晚都有查經聚會。

母親死後，威爾奇唯一的心志，就是發奮做人，努力向學，希望將來有成功的一日。他用很多時間默想，在田間禱告，但是對人生的變幻，生死的矛盾，前途的去向未有一個確據。二十一歲生日過了不久，在一個培靈會中，他清楚自己重生得救的確據，人生不管如何幻變，前路不管如何崎嶇，耶穌基督永遠是主。同年十月，威爾奇考入了牛津大學。

性情開朗

喜近貧苦大眾

威爾奇能夠被牛津取錄，當然是全家的光榮，也證明神聽了他多年來的禱告。在學業上，他很用功，課餘把許多時間放在校園團契和兒童工作上，古典文學書一大堆，但他那本大聖經老是在當中。他有一個習慣就是守晨更。大清早就起來，捧著聖經細讀，靜靜自己在禱告，然後去吃早餐，中國的王載也有這個好習慣，還聲言「不讀聖經則不吃早餐」(No Bible, No Breakfast)。威爾奇的性情開朗，孩子都很喜歡他，所以他特別樂意去協助兒童特工傳道會的工作，替他們開佈道會，教主日學，暑假聖經班，夏令營等，他雖然是牛津大學的高才生，卻完全沒有一點書獃子的氣味，反像一個受過神學訓練的小牧師。

威爾奇另外一個愛好是協助救世軍向貧苦大眾傳福音。他實在有點討厭那種太嚴肅的教會規條和習例，也不喜歡呆滯的講章和冗長的詩歌，他卻推重救世軍有清楚的神學思想，教人過聖潔的生活，與罪惡分離隔絕，為主熱心，愛人如己。去愛貧窮人並不是在牛津大學課室裡可以學習的一門功課，在孩提生活中，威爾奇早已親嘗了，現在以實際的行動去愛人，是他生命自然流露的表現。

熱心事主

校園屢受欺凌

威爾奇一進入牛津大學，就投身在校園學生福音工作上，他也結識了一班好朋友。高班的領袖極賞識他，提拔他，讓他早有機會參與事奉。同班之中後來蒙召被差派到海外傳福音有好幾位，在不同的國家、民族和困難中見證主。三年班時候的室友紀亞納，就是後來在埃及開羅工作大有成果的一位摯友。

威爾奇是個外向的人，他的信仰和熱心像火一樣，不能用東西包起來。他也有獨特表達的方法，「哈利路亞，讚美主」是他唇邊的話。如果在今天，許多人已經把「靈恩派」的帽子替他戴上去了。實際上，他就是那麼單純愛主的一個青年。不過，在牛津這個高等學府之中，又是保守傳統的基地，如果言論舉止有所偏差，就會受多方面的壓力。

威爾奇是個街頭佈道家。他手拿著打開的聖經，口若懸河，一瀉千里。他不怕別人的諷刺、辱罵，面帶笑容把真理宣講清楚明白。在自己林肯學院內，也常找機會作見證。好幾次，同學把他房間裡面的用品都打破了，有時被幾位同學聯手打了一頓，又有一次被大水喉噴得淋漓濕透，但他只是一笑置之，若無其事。

夫妻相愛

同心共赴日本

威爾奇到牛津後幾個月便認識姬肯迪小姐。她和家人住在另一個城市，所以靠書信聯繫。五年後，兩人都有同樣的呼召要到海外去傳福音。在一八九七年七月十四日他們結婚，許多同學趕來參加。新郎自己作了一首詩歌，由會眾合唱，老友紀亞納彈風琴。這首詩共六節，其中兩節很能表達這對新人的心聲：

*耶穌我主，威能降臨我倆，
以愛以印，結連聖名之上，
慈祥天父，保佑甘苦共享，
良人佳偶，吻若聖火朝陽。*

夫妻獻身，同赴東方禾場，
活祭烈壇，犧牲若酒澆上，
天降恩澤，飢腸滿足透暢，
明光驅暗，主愛地久天長。

這對新人蜜月結束後，便啟程往日本。幾經舟車勞頓，沿途橫渡大西洋到加拿大的多倫多，然後乘火車到溫哥華，改搭華后號大客船，最終才到達日本橫濱。

堅固基礎

趕急拯救靈魂

初到日本，最重要是學習日語，適應環境和建立友誼。初時工作量還不算太重，只是協助同工白斯頓 (Barclay F. Buxton) 牧師在學校的教育工作。向學生傳福音正好是威爾奇的「拿手好戲」，但是言語不通，英雄無用武之地。靈活的威爾奇很快和一位當地青年做了好朋友。那青年的英語可以應付翻譯簡單的講道，就這樣，他開始了救靈的聖工。

抵達日本後只有三個星期，威爾奇帶領第一位日本青年加野歸主。威爾奇的名聲在該區傳開來了，邀請信日夕加增，要他去向學生佈道。

威爾奇太太亦投入福音聖工，抵步後兩個月，把家安頓好，便在家中客廳開始婦女聚會。第一次有十五個日本婦人來參加，會後還有探訪的工作，深入了解日本家庭主婦的生活、需要和苦難，才可以設法幫助她們。威爾奇發現家庭聚會很有功效，如果不必翻譯，相信成果更高。於是，他決定在家中經常開家庭聚會，邀請日本傳道人來協助。當時一位谷口先生給他很大的幫助。他又經常到沿岸的小鎮去佈道，有一次，他來到廣瀨町主領聚會。頭一晚住在一間旅店，他描寫當晚的情形：「一入旅店，我們要彎腰鞠躬半天，走上二樓，坐在地上喝茶。我們做甚麼都要在地板上，如坐在地上，在地上吃飯，禱告時把頭叩在地上，睡也在地上，這點實在不習慣。因為地上的老鼠常走來向我挑戰，好像我侵佔了牠們的地權。」

抵日本第二年初夏，威爾奇夫婦在大阪工作一段時間，他們的兒子就是在這個繁盛的城市出世的。

威爾奇和同工白斯頓配搭得很合適。兩個人經常出外主領聚會，訓練日本同工，有時在山上整夜禱告。同工三谷先生曾經這樣報告：

「我們的聚會由早上九點開始直到下午六點，大家專心尋求神的美旨意。六點鐘吃晚餐，培靈會在八點開始延續到凌晨三點半才結束，一連幾天都是這樣。」

在境町，威爾奇有另一位好幫手健田先生。兩人在聖工上很同心。威爾奇很尊重這位年青有為，精明能幹的日本義工。「我經常向他學習，求他指教。」

短短幾年的傳道生涯，雖然是很艱苦，但是見到日本信徒的愛主、同心，威爾奇夫婦的心實在充滿感謝和讚美。

三重異象

組日本佈道團

在日本工作了五年，威爾奇回英國度假，有機會重新評估過去的工作並策畫將來的方案。他知道老友白斯頓多年前提出過三重異象，要在日本推行。

他帶著三個異象回英，到處宣傳並羅致合適同工到日本工作，希望更實際地協助白斯頓把佈道工作推展和擴大。

白斯頓的三個異象包括：(一)日本需要救恩，使罪人得贖，出黑暗進入光明。(二)日本需要幫助，並聖靈的能力澆灌在年輕人身上，使他們成為有能力的傳道人。(三)日本需要工人，被聖靈充滿，熱心傳福音。最大的需要是日本的衛斯理，日本的慕迪，日本的叨雷 (R. A. Torrey)。

但是怎樣去實踐呢？威爾奇在英國度假時便把一個可行的方案訂好了。首先，他深知在英國要有一羣有為的日本聖工代禱勇士。其次，他需要一個在英國可以推動的聯絡網。最後，他必須得到更大的經濟支持。他用了一年半的時間，四出聯繫，組成了一個「日本佈道團」(Japan Evangelistic Band) 英國委員會，又羅致到一位執行秘書負起實際的推動工作。他們夫婦和小兒子由英國返日本的時候，神還預備了一位愛美達女士與他們同到日本，義務協助工作。翌年(一九〇四年)另一位同工吉拔臣先生加入事奉陣容，威爾奇開始用文字作媒介，使福音藉著福音單張和書刊進入日本人的家中。

由於日俄戰爭爆發，日軍受傷人數甚多，從前線送回東京治療。威爾奇覺得這是一個傳福音的良機，所以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間，他開始了醫院探訪工作，向傷兵及家屬傳福音，用神的愛去安慰他們。日本同工健田協助分發數以百計的聖經和福音單張。在橫濱，他和一位史醫生合作到監獄傳福音。不久，威爾奇在神戶租了一間房子做福音堂，帶領不少青年人信主，其中一位日本同工英文水平相當高，後來協助文字翻譯工作，把好

些文章和書刊翻譯成日文出版。早年幫助傳譯的三谷，現在全時間奉獻，進入聖潔學院受造就。一九〇五年，戴亞先生從英國到日本加入佈道團行列，專心負責在東京的工作。同年，威爾奇邀請一位日本牧師出任監督職務，他是京都一間教會的牧師，熱心支持佈道團的聖工，所以經常到各處主持佈道會、培靈會及同工造就班等。一九一〇年威爾奇第二次回英度假時，白斯頓的三個異象很明顯地實現出來了。

親訪上海

鼓舞華人愛主

威爾奇的福音工作，在日本許多大小城市建立起來了。佈道團每年都有新兵加入，陣容非常雄厚，經濟實力亦日見加增。神的恩典豐豐富富的臨到他們。一位宣教士何愛儀小姐，單身在大阪工作，協助成立了十六間福音堂。威爾奇的工作越來越重，十多年來，日以繼夜的勞苦，到處佈道。現在聖工的範圍擴大了，同工增多了，行政工作日形繁雜。除了創立佈道團聖經訓練中心外，有些同工還開辦了一個「日出佈道團」專向日本兒童工作。幾年之間，英國許多教會內的婦女部增設「陽光會」鼓勵青少年為日本小孩子禱告，同時奉獻金錢支持「日出佈道團」。日本成功的兒童佈道家青木先生，小時候在主日學信主得救，曾到英國接受特別訓練，然後專心獻身為主，向日本兒童佈道，帶領不少青少年歸主。

一九二四年，威爾奇在日本工作了差不多二十七年。翌年，過了五十四歲的生日，他正式辭去在佈道團的職務，要到中國去。當時世界政局非常混亂，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，國民革命軍遭受大大打擊；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發生五卅慘案，上海英國租界學生二千餘人向日本內外棉紡織工廠的勞工抗議，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，收回租界。由於政局動盪，人心虛空、徬徨，傳福音、救靈魂是最好的時候。威爾奇夫婦接受一位由美國到上海工作的長老會教士的邀請，毅然離開日本，乘船到中國。七月份上海的天氣酷熱難受，加上反日、排外的風潮還未平息，威爾奇也不知道能夠在中國有甚麼貢獻。

神的安排是最奇妙的，因為神的道路不同我們的道路，神的意念也高過我們的意念。在上海一段時間，威爾奇認識了石美玉醫生。石醫生在上海行醫，和胡理遵女士同工，也主持伯特利教會的福音工作，他希望威爾奇可以向中國同工講道。在全市戒嚴的情況下，開大型聚會是違法的，更是危險的。但是中國同工要聽威爾奇的講道，不顧安危，大家齊集了。威爾奇在台上充滿愛心和沉痛地大聲疾呼：「要向全中國傳福音，不能單靠西教士，必須靠中國人。」台下有一位二十五歲的年青傳道人計志文，他是伯特利教會的同工，在

佈道聖工上頗有恩賜。那天晚上，安安靜靜地在接受威爾奇的忠告，誰也沒有想到，「伯特利環球佈道團」在計志文心中已經孕育了。六年之後，計志文連同宋尚節幾位同道，創立了「伯特利環球佈道團」，為主走遍中國東西南北，廣傳福音，救人千萬。一九四七年，計志文在上海自己創立「中國佈道會」(Evangelize China Fellowship)，以「中國人向中國人傳福音」為口號。威爾奇的訪華，可以說在計志文一生事奉的旅程中，是非常重要的一站。

專心寫作和禱告

雙手雙膝續作工

威爾奇在中國逗留了幾個月，然後回到英國，大部分時間用在寫作和禱告。將近六十歲那年，夫婦二人重遊日本各地及中國，親眼見到三十多年為主擺上的勞苦功效，便心滿意足。有三本他寫的書：《信心的威力》，《成聖的功夫》，《偉大的救恩》，都已經譯成中文，暢銷中國各省。其他的書如《榮耀的能力》，《生命的威力》，《羅馬書註釋》，《事奉的威力》都深受讀者歡迎，好幾本還翻譯成俄文、法文和日文出版，影響至深且大。

一九三四年四月，威爾奇還被邀請到北愛爾蘭著名的世界宣教大會講道，回來便一病不起，最後搬入療養院治理。夫人日夕陪在身旁讀經、禱告，過著在地若天甜蜜的晚年生活。當夫人在他病床前握手吻別那天（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），威爾奇這樣偉大的一生，就此完全為主燃燒。